

论 戏 剧

卢 梭著

王子野译

文化生活译丛

新
文
学

论 戏 剧

致达朗贝尔信

卢 梭著

王 子 野译

文 化 生 活 译 丛

论 戏 剧
LUN XI JU

致达朗贝尔信
卢 梭 著
王子野 译

787×1092毫米32开本
7 印张 113,000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600
ISBN 7-108-00417-8/I·98
定价 4.10 元

文化生活译丛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 刷 者
北京双桥印刷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PDG

目 录

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	1
序言.....	2
卢梭信的全文.....	9
俄文版编者注	183
译者后记	219

关于戏剧演出给 达朗贝尔的信

日内瓦公民

让·雅·卢梭

给达朗贝尔先生，

法兰西科学院，巴黎皇家科学院，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

伦敦皇家协会，瑞典皇家文学科学院

和波洛尼亚学院的院士的信。^{* ①}

信中论到他给大百科全书

第七卷写的词条《日内瓦》，

特别论到在这城市里创建

喜剧剧院的方案。

上帝给善人赐福，而让敌人发疯。

——维尔吉利亚，乔治基，Ⅰ，513

①* 号为俄文版编者注，请查本书第190页以后。下同。——译者注

序 言

这一次如果不是十分必要我本来不该执笔。攻击达朗贝尔先生对我来说既无利可图，也不愉快。我尊敬他，钦佩他的才华，爱读他的作品，还很看重他对我的祖国的美好的评语。当我得到他的赞扬的时候*，出于礼尚往来我感到有必要向他表示自己的敬意。只有对于那种把道德仅仅归结为遵守外表礼貌的人来说，敬重才会压倒天职。真理和正义是人的第一天职；人类和祖国是他的第一眷恋！当私心每次迫使他背离这个位置时，他就要干蠢事。但是在我执行天职时候会不会犯罪？只有那样的人——他有一个需要效劳的祖国，又有害怕不能使人满意的责任感——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既然不是所有的人手头都置备百科全书，在这里我摘录下引起我执笔写这封信的《日内瓦》词条的有关片断。如果我只是追求在文体优美方面的成就，那我就得赶快搁笔；但是我敢去追求其他方面的成就，在那里我不必担心竞争。读到我抄录的这个片段，不少读者将对他写作时所付出的勤劳感到吃惊*。读词条时，

人们会发现，日内瓦还没有剧院，虽然它可能有，但在文章的第八段里却讲的是已有的事实。

“日内瓦不许上演喜剧，这不单因为那里不喜欢这样的演出，而是害怕演员在青年中扩散讲究吃喝、浪费和放荡等不良嗜好。然而，难道不能用严格的、演员绝对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来防止这些不良现象吗？由于采取这种措施，日内瓦既有演出，又有良好的风尚，享受到两者的优点。戏剧演出教育公民养成好习惯，行为端正，懂得礼貌，这些如不靠演出是很难达到的；总之，文学在日内瓦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教唆放荡淫乱，而是把斯巴达的艰苦朴素的生活同雅典的文明豪华的生活结合为一体。还应考虑到，如此英明和文明先进的共和国本来就应当鼓励它允许戏剧演出。正是对艺人职业的野蛮的偏见、正是使那些为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人们陷进去的那种屈辱的状况，无条件地是助长我们所谴责的放荡淫乱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他们那个阶层受不到人们的尊敬，他们想用寻欢作乐来作自我犒赏。在我们的社会里品行端正的演员加倍受到尊敬，但是未必能得到应得的报酬。

靠剥削穷人致富的包税者和阿谀逢迎而不缴纳税款的宫廷官吏，我们却把他们捧上了天。如果不仅允许演员呆在日内瓦，而且一开始就督促他们履行正确

的行为准则，然后鼓励他们，甚至论功行赏，给他们评价，最后对他们和其他公民完全一视同仁，这个城市很快就会成为一件珍品的幸运的拥有者，珍品之所以成为珍品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换言之，它成为值得尊敬的演剧团的拥有者。并且，这个团体很快就会成为欧洲最优秀的演剧团。许多人生来就爱好戏剧，但因害怕在我们面前丢脸而不敢登台，都纷纷跑到日内瓦去，因为在那里不仅不会受辱，而且还会赢来尊敬，发展自己所秉赋的罕见的和惊人的才能。住在这个城市里的许多法国人现在因为没有戏剧看而感到很寂寞，这个城市本来应当成为消遣娱乐的好场所，正如现在是哲学和自由的避难所一样。可是在这个城市里彬彬有礼的和谦恭温雅的戏剧遭禁，而一些毫无思想内容的、只能伤风败俗的粗野的闹剧却风行无阻，这在外国人的眼中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现象了。不但如此，日内瓦演出的范例，他们的俭朴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享有的尊敬逐渐成为其他国家演员仿效的榜样，并对那些一直用严格的甚至轻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人起了教训的作用。情况已经变了，现在不再是一方面由政府供养他们，另一方面又被视为被排斥的人；牧师照例把他们从教堂里赶出来，而我们的市民又看不起他们；于是小小共和国因而成为全欧演剧改革的先驱

而获得光荣，可能比人们所想还重要得多。”

这无疑地是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美妙的和最迷人的景象；但同时也是对我们可能提出的最危险的劝告。至少我的意见是如此，在这封信中申述的我的理由就是如此。日内瓦的青年在这么重要的权威的影响之下用无比的热情来迎接他们早就向往的这种思想！有多少年轻的日内瓦人、好心的公民在这部著作出世之后无疑都期待着促成剧场建立的好日子总会到来，他们把这看作是对自己祖国，甚至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也是我要想防止发生的坏事情。我相信达朗贝尔先生的意图是好的，我也希望他对我作出同样公正的回答。我一点也不想引起他的烦恼，正如他不想使我们受害一样。但是，说到底，即使我想错了，难道我不应该遵照良心和理智所提示的那样去动手和动口吗？难道静默不言是好办法吗？假如我这么做，难道能不背离自己的职责和自己的祖国吗？

为了在类似情况下有权保持静默，我就不应当为不重要的事理而执笔。假如我对你忠诚，我本可一直保持着三十年来我幸福地度过的这种安静的默默无闻的生活，让谁也不知道我同《大百科全书》出版者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我为它写了多少词条，也不知道我的名

字是和其他作者的名字并列一起。就算我对祖国幸福的关怀不为人所知，或者假定我同《日内瓦》的词条毫无关系，我的静默也不能解释为我同意其中所阐述的观点。但是历史是不能改变的，我应当公开声明不同意把不是我的而是别人的观点强加于我。我很知道我的同胞不需要我的忠告，但是我需要保护自己的名誉，证明自己在道德问题上和他们完全一致。

我知道这部著作不仅远没有达到它所应当达到的水平，而且也没有达到我在较幸福的时期所能作到的水平。就是这样的情况促使它保持在我过去曾经达到过的中等以下的水平，我感到吃惊的是它怎么没有搞得更坏。我是为我的祖国写作：假如勤勉果真能代替才能，我本来会比过去写得好些，但是我知道任务繁重，自己力不从心，难以办到。我冷漠地说出真理，但是又有谁关心呢？书本的忧郁的推荐！有益的书本，应当是引人入胜的，但我的秃笔缺少这种魅力。否则就得为自己的缺陷作狡辩。就算这样罢，我感到我摔失了，而只有从高处才能摔下。

这里首先不是谈论哲学争论中的空话废话，而是对于全体人民都很重要的实际真理。这里谈论的问题不是面向狭小圈子里的人，而是面向公众；不是被迫去想别人的事，而是清晰地说明自己的思想。为此

需要改变文体：为了尽可能让人读懂，只好短话长说，原想力求明白、简单，结果反而显得干燥无味和啰啰嗦嗦。

开始我打算限制在一个，至多两个印张之内，但动手仓猝，考虑不周，一落笔问题越扯越多，连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我病了，感到泄气，虽然很想丢开拉倒；想到自己的头脑和笔头的的能力都这么差，要不是为了还债，我早就把手稿付之一炬。因此我开始放纵自己，我开始在工作中寻开心，借以促成我同它和解。我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步步后退，可没有想到当我努力解脱自己的苦闷时，很可能把它带给了读者。*

口味、讲究、精细装修等等在这部著作中是找不到的。我孤身生活，没有给谁看过。在我身边曾经有一位严峻的和正义的阿里斯塔，现在也没有了^①，我也不想再有另外一位*，但是我将永远对他深怀歉意，我的心需要他甚于我的全部著作。

孤独培养平静的精神生活并且驱走尘世间扰攘纷争的七情六欲。远离那些惹我们愤怒的恶德，才能不动

① 假如你在自己朋友的头上拔出利剑*，不用陷入绝望；因为还有可能恢复友谊。假如你说话得罪了朋友，也不用担心。因~~此~~这也有可能和解。只有辱骂、傲慢、出卖秘密、狡猾的暴行才会赶走一切朋友。《旧约·传道书》X X 11, 26, 27。（原注，下同）

感情地谈论它；远离那经常威胁着我们的灾难，才能不为它担惊受怕。从我停止同人来往之时起*我就几乎不再嫌厌、怨恨。此外我被他们引起的怨恨剥夺了我说话坏话的权利。从今以后我必须宽大为怀，以便说明和他们不是一般见识。我不知不觉地用复仇的意向来代替正义的意向；但是最好还是忘掉一切。希望我在这里不再显露出那些刺耳的词锋，为此我曾受人指责，但是也因此而为我引来读者；我提议最好让我过安静的生活，才能减少我的著作的读者。

除此还有一个更痛苦的理由，我想掩盖也是枉然：不管我的意愿如何，反正公众全都看见了。如果在我所写的著作中这一部比其余的都低，其原因不在环境而在于我自身，问题是在于我下降了。肉体的疾病消耗精神，它因为痛苦而丧失精力。一时的激奋在我身上可能引起才华的闪光，它来得迟去得快。一恢复到自己的自然状态之后，我又重新陷落到渺小的境地。才华在我身上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我感到很难过。读者，假如你以宽容的态度来看待我的最新的著作，那末你也会善意看待我的影子；至于我，那末我已不复存在*。

芒玛朗西，1758年3月20日

卢梭信的全文

先生，我满意地拜读了百科全书第七卷中你写的《日内瓦》词条。当我更满意地再读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假如你允许的话，我想把它介绍给我的同胞。在这词条中有许多优点；但是假如你对我的祖国的赞扬剥夺我以同样的赞扬来酬答你的权利的话，我的诚意将为我说话；除了个别地方我同你有分歧外，其余我都同意你的看法。

开始我本不想谈这些问题，但是如上所讲的原因，我没有权利静默。

我指的是你对我们的神职人员所信奉的教义的评价。^{*}你给这个可敬的团体以极高的和十分公正的赞扬，在全世界的宗教团体中给他们这种赞扬是再适合不过了，这种赞扬因这些神职人员对你所表现的尊敬而更加有力，事实证明他们爱哲学和不怕哲学家。但是，先生，当你向人们致敬的时候，必须做到不是让我们，而是让他们安心，就是让他们不感到是受着有害的

赞扬的侮辱，尽管赞扬是从好心出发的，但有可能触被赞扬者的原则、兴趣、观点或成见。你当然不会不知道“宗派”这词听起来总是有失体面的，类似的指责，对于俗人不留痕迹地留存着是罕见的，对于神职人员不留痕迹地通过是从来做不到的。

你说有意义的是事实，而不是赞扬，哲学家首先考虑的是真理，而不是人。但是这个假想的真理并非如此明显，如此无足轻重，使你有权无须重要的证据就能提得出来，而我却看不出从何处去引它们来作证，它们似乎是思维的形象，它受到官方的支持而在行为上又受这一个或另一个团体的支配，实际上与真理是格格不一的。你说你没有把你们中间谈论的这个思维的形象归之于整个宗教团体，而只归之于少数几个人，但在人数不多的小团体中少数几个人常常构成极其重要的部分，它使整个团体都带上它的烙印。

用你的话来说，日内瓦的几个牧师是合法的沙其里昂宗派分子。^{*}这就是你在整个欧洲的听众面前宣布的。我胆敢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只能是由你的猜测，或者由第三人的证明，最后或者由以上所讲的几个牧师本人的供认。

但是在纯粹教条式的、不与道德直接有关系的

问题上怎能根据猜测去评判异邦的宗教信仰呢？违背有关者本人所持主张，甚至用第三者的口吻怎么能评判它们呢？谁能比我更知道我自己信什么，不信什么？解释这个问题除了问我自己，还能去问谁呢？

假如残酷的牧师从诚实的人的言论和文章中得出没有根据的、诡辩的结论，并且据此而去迫害作者，这是他作了份内的事，谁也不感到惊奇；但是难道我们也要学骗子那样去陷害正派人，诽谤中伤他们吗？要阴谋诡计与哲学家的身份相称吗？其实他们常常是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因此只能设想：我们的牧师，即你所宣布的合法的沙其里昂宗派分子否认永久苦难存在，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使你认识了他们的那个特殊的思维形象。但是假如他们的思维形象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而他们也供认不讳，那末，自然，这个承认是悄悄地在公开的和自由的哲学座谈中作出的。他们只告知思想家，而不告知在报刊上写文章的作者。因此，不客气地说我的证据是推翻不了的；须知这是你宣布的。

然而我也不准备批评和指责你强加给他们的那个学说。我只是认为把这学说强加给他们是完全非法的，假如他们公开地不承认的话。我再补充一句，这

个学说同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毫无共同之处。我根本不了解沙其里昂主义是什么东西，因此既不能表示赞成，也不能反对（根据我对这个教派及其奠基人的一点贫乏的知识，我对它的态度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疏远）。但是一般说来我是世界宗教的拥护者，世界宗教要求它的信徒按照理性的指示崇拜上帝，而理性正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假如人不能相信被称为荒谬的东西，那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理性的过错^①，我怎样能认为上帝惩罚他是因为不愿坚持与他所授意的相反的观点

① 我想像的原理是：当它被适当解释时，完全有可能在一瞬间就把宗教狂和迷信者手中的武器夺下来，满足了广收新信徒的狂热欲望，这显然会使信念不坚的人受到鼓舞。问题是在于人的理性没有一定的共同的尺度，谁也不能把自己的尺度强加于别人作为行动的准则。

我们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没有这样的愿望一切讨论都是空洞的废话。在某种限度之内，除了每人特有的、决定他的行为的理性之外，还存在着共同的、对于一切真理都显而易见的原则，它决不会导致怀疑主义。但是同时理性的共同边界又难以规定，谁也不能控制别人的理性，即使对于最自负的教条主义者也是毫不例外的。假如物质利益、自尊心和观点一旦取得协调，那末牧师和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就会告终。但是，看来这对双方都不利：既没有迫害，也没有争论；前者没有折磨对象，后者没有说服对象。只好失业！

假如现在有人问我，我本人赞成什么文章，我说我要面向绝大多数人说话，我要说出事实的真相，我要以经验为依据，我要执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与他们的观点不完全相同，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

点①？假如某一位神学家出现在面前并向我转达上帝的命令认为部分大于整体，我将怎么想呢？除了想到这个人把我引向发疯之外还能想什么？自然，正统观点的拥护者在圣礼中看不出有任何荒诞之处，他应当相信它；但是假如这是沙其里昂宗派分子，难道就能反对他吗？难道能证明这里没有荒诞之处吗？他首先就来证

① 不应忽视我向作者提出异议并不就是抗议，在我看来，我的异议实质上想证明，他把恰恰是我们的宗教中不可能作出任何结果而在许多别的方面却自然而然会完成的某种东西归罪于我们的神职人员。

思辨领域，不排除几何学，充满着无法证明的同时又是无法争辩的真理，因为理性只能暴露它们的存在，却不能越过阻隔它们的障碍而深入它们的堂奥，仅仅只能看到它们而已。论证上帝存在的学说就是如此，新教团体里所采用的圣礼就是如此。达朗贝尔所讲的那种令人发指的反理性的圣礼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们自身的矛盾迫使它们回到他的界限内来，他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来说明这样的圣礼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存在那种明显荒诞的东西，虽然这种荒诞不经的现象是不可能看到的。当试图想同时保护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时，情况常常就是如此。当你说一英寸等于一英尺，你说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含混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相反地你说出了明显的、清楚地感觉得到的荒谬，某种明显地不可信的东西、不论你拿出什么样的证据，你也不能加强它，那些证据不可能比那推翻它的东西占上风，因为它是直接根据最初的、作为一切人类的信念基础的概念默写下来的。在相反的场所，当理性证明自相矛盾时，便迫使我们向它提出异议；不仅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这一个或那一个是真理，而且不允许我们相信究竟什么是真理，因为信念的基础本身已经被毁坏了。就这样，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属于哪个教派，当他声明说相信这种圣礼，或者是撒谎，或者不知所云。